

M 广角镜

绍兴的台门

□ 王家年

在绍兴，房屋比较像样一些的都称作台门，聚族而居。台门，屋宇乌瓦粉墙，砌有石阶和石门框，显得古朴、庄严、肃穆。里边有三至九进房子。大门仪门及各进之间，没有定规。如果是门扇或八扇黑漆的竹丝台门，大抵是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，有的仪门挂着“进士及第”等炫耀门庭的匾额。现存台门，大多为明末清初建筑。

走进一扇台门，形如走进绍兴文化的纵深处，其如同北京的四合院、湘西的吊脚楼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

绍兴台门都坐北朝南，临街或临河而建。台门的名称，有以官衔命名，有以科举功名命名，有以行业命名，有以建筑形式命名，也有以原来宅主姓氏命名，种种不一，充溢着民间私家府邸的气派。

台门式宅屋的格局先是台门斗，后是天井、堂屋、侧厢、座楼、园地等组成一个独立的宅院。它的面宽和进深则大抵依主人家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和人丁状况而定。一般宽有3开间至7开间不等，深有2进至7进之别。绍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台门要数明代礼部尚书的吕府，共有9间13进。鲁迅故居的周家新台门有6进，每进7至9间不等。周家老台门为4

M 乐享生活

昂刺

□ 王蕙利

乡间的水塘河沟里到处可见昂刺，抓起来也不难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，但最佳赏味期，当是清明前后。

与大多数淡水鱼，会在这段日子里交媾散籽，造成肉质松散，食之无味不同，昂刺却能例外地长得肥硕细嫩。此时，春天的美景推到了极致，昂刺也不甘寂寞，常成群结队，隐现、浮游在水面，到哪儿都是一片沸腾。

旧时的家乡，一到这时日，农家便要罱泥。每次罱泥后家里就会有一大盆水鲜，白的、黑的、青的，从鲫鱼、塘鳢鱼、青虾，到螺蛳、蚬子等，啥都有，以黄色的昂刺最多。

莫看昂刺的个头不大，但脾气不小。只要手一靠近它，便立刻发怒，背上像钉子一样的硬刺雄赳赳昂起，嘴里还发出“昂嗤昂嗤”的古怪声音，仿佛在说，“别碰我，别碰我”。长相加上叫声，乡人谓之“昂刺”，也算实至名归。

昂刺的吃法挺多，有昂刺烧蒜苗、昂刺烧荸荠、昂

进，每进也是7至9间不等。台门的屋宇都是砖木结构，石板铺地，有的还有石萧墙。台门大都屋宇高大，天井开阔，绍兴人称之为“明堂”。

走进台门，闻嗅着绍兴水乡独有的古韵灵秀，领略了台门的屋宇深深和气度森森。细细观览，每个门斗大抵都是屋檐出沿，石箍门框，石级台阶，两扇或四扇乌黑头榈门。门匾上的题字，或昭以台门主人的官衔，或昭以台门主人科举的功名。鲁迅故居所在的周家新台门，建于清乾隆末年，台门斗悬挂着的就是蓝底金字“翰林”匾额。现存台门，大多为明末清初建筑。

自宋至清，这里一共出过11个状元，他们的府邸大都不可考，遗留只有城内的明隆庆五年状元张元忭的府邸，坐落在绍兴城内原车水坊。

张元忭(1538—1588)，祖籍四川绵竹，远祖张九龄为唐开元宰相。近祖张浚，南宋宰相，封魏国公，抗金名将。张浚的四世孙张远道于咸淳元年出任绍兴知府，为绍兴张氏的始祖。张远道子孙在元代以耕读传家，直到张元忭的父亲张天复在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，张家才中兴。张元忭状元及第，更是锦上添花。

绍兴的名人故居几乎都是完整珍贵的老台门。鲁迅故里堪称台门的经典符号。这样一座又一座的台门，生养、哺育出了周恩来、蔡元培、周氏兄弟、秋瑾等名人。台门古风悠悠，是古越的一阙阙遗风遗韵。

刺烧五花肉、昂刺烧笋片等等，且不管怎么烧，都是人间美味。然因三五条昂刺，往往还不到一斤，小而鲜的特点，使之极适合用来熬汤。儿时的我，最早在舅妈坐月子时(据说昂刺鱼汤能催奶)，曾偷吃过一回，舀一勺乳白鱼汤入口，滋溜一声，味蕾生花，香入肺腑。鲜，真是鲜哎，却无任何腥味。

工作后，在一次野炊活动时，又尝到一款昂刺豆腐汤，印象极深。

鱼是当场钓的，鲜活得很。身为无鳞鱼，不需要花时间刮鱼鳞。剖杀时也不用刀，只要一手掰着腮边的硬刺，另一手揪住鱼头使劲往后一扳，就可从下颌抠出内脏进行清洗——昂刺仍在蹦跶，已是待烹之物。

昂刺好煮，不消多久，锅里的汤就白了，浓浓的白，乳汁般，最后投一块嫩豆腐进去。尝一口，昂刺汤鲜美，鱼肉也极细嫩，筷子一拨，就是一块，一点不亚于和它同煮的嫩豆腐。

昂刺不单是鲜与嫩，与别的小杂鱼相比，除了大而扁的头骨，以及鱼鳍硬骨之外，没有那么多乱刺，不锁喉、不噎人。细细品、慢慢咂，一缕昂刺香流于唇齿，平平缓缓淌入肺腑。

M 岁月留痕

“一等劳力”

扛烂泥

□ 陈关根

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浦江镇鲁汇地区开挖了肇沥港及大治河后，大量的泥土，在两岸边堆起了一个个三四米高的泥墩，连绵一两里地，人们称它为“高沙滩”。公社领导想到，农家翻造新房子缺乏大量的砖头，于是，相继办起了红旗窑厂和鲁汇窑厂。但是，窑厂用的烂泥必须从远远近近的高沙滩运去。这泥土的装卸，全靠肩扛，我作为生产队的“一等劳力”，也参加了“扛烂泥”。

一条20吨水泥船停靠岸边，一根跳板8米长，30厘米宽，跳板下面是潺潺的河水，不要说扛着烂泥在跳板上走，就是空身走也晃晃悠悠，使人胆战心惊。

扛烂泥需两人搭档。扛棒是长1.5米的新鲜毛竹，扛一只装有150公斤烂泥的竹簸。人家都是右肩挑担，而我挑担习惯用左肩，担子一压上右肩，没几分钟就痛得不得了。结果，没人与我搭档扛烂泥，我只得尴尬地站在一旁。如果打退堂鼓回去，不仅脸面丢尽，而且“一等劳力”也保不住，要退到“二等劳力”与妇女一起干活，那样，人家会误以为我身体有病，还会影响我以后找对象。

我正犹豫不决时，东宅的蔡伯伯愿意与我搭班。他身体健壮，气力大，为了照顾我，还把烂泥簸尽量往他身边靠。由于我左肩，他右肩，扛棒斜着，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横着走，生怕人仰马翻掉下河去。

两个多钟头，一船烂泥装满了，我们骑着自行车赶到鲁汇窑厂，等候烂泥船。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，才把烂泥卸完。这时，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，像刚洗过的一样……我深深地感到，当个“一等劳力”真不容易。



《家国同庆见证幸福》
杨振兴 摄

M 社会观察

苏北人
在上海

□ 徐晓彤

第一次真正有“苏北人”这个概念是在南京读大学时。开学第一堂课，班主任让我们介绍自己，并要求每人用一句家乡方言和大家打招呼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有一位来自南通的同学，因为自小跟父母在上海生活，所以她就说自己是上海人，只会说上海话，并且非常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沪语水平。那几年的寒暑假我也和父母居住在上海，“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自称是上海人？”然而当时的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，这个想法就作罢了。

当年，选择在南京上大学的一般都是江苏人，于是，那场自我介绍就成了一

场苏南苏北方言大对决。很明显，苏南讲吴语的学生在说方言时会更加自信，正如一个来自苏州的同学介绍：“苏州话骂人都像是唱歌呢。”而苏北话虽然更接近普通话，但似乎缺失了某种语言魅力。总之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尴尬，轮到我说方言时，自己的嘴像被胶带封住了一般，始终说不出口，内心窘迫至极。

或许，是因为和我一样感到了不安，我同宿舍另外两个来自南通和扬州的同学，甚至发明了“苏中”这个词。我们坚称自己是苏中的，并非苏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年少无知，我们因为无知而畏惧、焦灼。对家乡文化的陌生，本土精神的空虚，致使自己无法找到存在的立足点，从而被大众潮流裹挟，随之漂流。

来到上海后，可能我的生活圈子里，基本上都是和我一样的外地人，因此无论我所接触到的媒体、群体，怎么暗示“苏北人”曾经是

M 杂谈随感

吊兰春图

□ 邵天骏

乍暖还寒的居家阳台上，一些盆盆草草仍然无精打采，也许冷寂是一种煎熬。唯有吊兰，在不依不饶地袒露着春的气息，给人惊喜连连。

吊兰，是春的使者，亦是秋的宠儿，其身段曼妙优雅，凸显高贵的模样。我侍弄的这几盆吊兰，高低不一地被悬挂于进门不远处的半空中，于是家里变得生机盎然。它们匍匐茎上，叶片成簇，春景予以呈现。

吊兰有吊兰、紫吊兰、金边吊兰、银边吊兰、金心吊兰和银心吊兰等多种，花则大多为白色和淡黄色，家中垂挂是最大看点。但见一根根细长的茎自然下垂，其茎顶部簇簇围拢在一起的叶片以及绽开的点点小花，每一根茎上面的玲珑唯美造型，使屋内变得曼妙风情起来。

此时，如果根据屋内面积，集中搭配组合成三两盆吊兰，似乎更容易展现它风姿绰约的一面，使其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层次递进、春光无限的功能，给人带来不一样的生活情趣。

吊兰喜温怕寒，也不耐酷暑。要是在冬天里，注意吊兰的这些特点，有针对性地予以侍弄，就能扬长避短，创造一种自我欣赏的美感意境。垂挂类植物进屋，并不只有吊兰，还有绿萝、爱之蔓、垂盆草和佛珠等，它们有的也跟吊兰一样，能较好地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。

垂挂类植物给人“近在咫尺”的视觉感受，因而家中的一盆盆吊兰就如一个个春图，让妙趣横生的春色四处弥漫。

一个特别的存在，从20多年前我的父母奔赴上海打工，到10年前我开始在上海租房上班，再到妹妹5年前来到上海上学，我们从未感觉到“苏北人”在上海，与其他群体的偏差。

但这一境况在我结婚之后，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我老公是上海本地人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当被人问起我的籍贯，他都会出现明显的卡顿与难堪，他可能并非有意要隐瞒什么，只是历史早已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，这决定了他无法正视苏北身份。每每遇到类似情况，我都会佯装自信抢先说出：“我，淮安的。”因为在那一刻，当个人存在受到了挑战，一种反作用力会促使我加快对苏北身份的认同。

如今，大城市的光环不再那么耀眼，对自我的认知也逐渐清晰，我们终于有了回望故乡的勇气和理解故乡的能力，也终于能像家乡始终接纳和包容我们一样，去接受家乡给我们的一切。